

|     |
|-----|
| 928 |
| 丁   |
| 18  |

攻

媿

集

一八

沈氏...

...

...

...

...

...

...



...

...

...

...

...

...



改魏集卷六十七

宋

樓

鑰

撰

書

答楊敬仲論詩解

鑰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





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  
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槩舉  
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  
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己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  
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  
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  
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  
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

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  
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許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  
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  
然施卽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  
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  
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  
轉音爲剡又轉字爲耒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  
說文覃長味也从旱臧省聲詩曰實覃實許徒含切



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  
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  
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  
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字書凡  
有意者如人爲爲僞人言爲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  
王荆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  
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  
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剝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  
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剝棗剝音普卜反剝

公以爲養老者剝斑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羣兒  
相呼扑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  
鵲巢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鳴鳩鵲巢郭云布穀未  
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巢者乃居鵲巢爲鵲  
鵲魯昭公二十五年鵲巢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  
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巢踈踈公在乾  
侯矧鵲鵲亦鵲巢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鵲巢  
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鵲鵲亦有之而鵲  
鵲身色黑戴勝身色旣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



布穀其音渾然鸛鶴其音亟然穫穀毛毳頭有斑者李氏亦以鳴鳩爲鸛鶴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鳩鳩之爲鸛鶴甚明浙人呼爲八八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鸛鶴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鳩鳩之刺不壹正謂鸛鶴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鸛鶴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今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習舞以日中爲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俛俛德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况幽遠者乎此意甚切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



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卽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免爰雉離于羅○雉文明比君子

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免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網密小

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擇兮○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我自員姓者吾妻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

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

十世祖疑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



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  
 陸德明以爾雅云祖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祖  
 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  
 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鵜鵠喙長尺餘  
 領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  
 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  
 得祿而不得祿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貌

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  
 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  
 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為長

不遂其媾○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  
 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  
 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董曰集注  
 作媿蔚文也南山朝濟螻蛄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



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躋喻淫縱淫縱者惟其  
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  
而不見答蓋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  
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  
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躋舉知  
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  
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  
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

今爲一媾字一媿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躋  
實非蝮蝮也彼蝮蝮之詩首章曰蝮蝮在東莫之敢  
指故次章曰朝躋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  
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  
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躋爲蝮蝮則不可旣曰季  
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  
喻高位朝躋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躋發二之日栗烈○躋發者寒氣勁發萬  
籟盡鳴如躋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躋栗謂烈風吹籬



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  
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歎

毛氏曰鬻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  
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鬻栗  
乃胡樂一名悲築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  
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爲  
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  
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曰鑿冰沖沖○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

傷人也幽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  
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幽  
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毛傳曰垤螳塚也將陰雨  
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螳  
避濕而上塚鶴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  
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



子埴之義惟胡德輝理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  
釋鶴鳴于埴謂埴爲丘埴非螿塚蓋荆公未嘗到山  
東螿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螿  
埴而鳴螿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埴字分  
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  
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  
子所謂丘埴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埴乃螿塚下王  
洪盤馬于螿封亦謂此也

狼跋○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周公欲進

則成王未投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  
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躡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躡故程氏有云  
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縶前跋後躡  
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  
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躡不失其  
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  
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



子埴之義惟胡德輝瑤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  
釋鶴鳴于埴謂埴爲丘埴非螿塚蓋荆公未嘗到山  
東螿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螿  
埴而鳴螿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埴字分  
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  
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  
子所謂丘埴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埴乃螿塚下王  
洪盤馬于螿封亦謂此也

狼跋○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周公欲進

則成王未投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  
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躡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躡故程氏有云  
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絜前跋後躡  
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  
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躡不失其  
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  
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



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爲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扈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最爲得之

常棣饋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台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於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

曰翕合孳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饋爾籩豆飲酒之飫爲樂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



斯干如跂斯翼○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薨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懼但聖智雖不懼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民窮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鴈竊玄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桑扈竊脂棘鴈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鳩鷄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

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卜則意差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



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攷

巷伯捷捷幡幡○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攷

北山或王事鞅掌○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鞣鞞鞅鞞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攀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皆作璣

又答論易

鑰何敢言易間有聞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踉齧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鑰比自同朝初欲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藏若虛亦

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稍承教蒙以莊子講義借示遂得以窺見素蘊每切感歎謂請益未艾也忽爾去國爲之恍然亟令傳寫元本九冊謹以納還伏幸視至聞尚留關外無由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讀蒙莊之書安能如執事用功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鼻間栩栩則造詣可知略閱講義開發爲多然亦有一二鄙見疏之別紙更望示誨治萬里之船何時可行尚容別布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郭象云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臥未有以異于人也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謂超然萬物之表而萬物無與爲對者也隱几雖自若忽然有覺則今之隱几者別是一人非適之隱几者矣昔猶適也故子綦善其問且曰今者吾喪我

吾遇天難○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按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造之難也

竊尋上下文恐不爲此前曰天忘朕耶後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爲天矣講義亦云雲將再

見鴻濛而謂之爲天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弗知又三年願聞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等言不必求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講義云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以瓦注爲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智巧以帶鈎爲注得失之心漸重而憚以黃金爲注則得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錢物爲注王冀公所謂以陛下爲孤注是也



然莊子前此說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者亦不至以瓦爲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玉抵鵠金抵鼃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鉤抵之則已有憚心以黃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鉤亦刀之異名如吳鉤是亦不必帶鉤也

答徐丞 適書

鑰比爲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壯公事實伏讀不勝歎仰靖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爲恨迨五路之失執節守義者衆人以爲關陝多豪英而然若忠壯

生于太未而忠勇兩盡是無待而興者也馮通奉之狀之誅范君之傳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塵第三錄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而下至少屬偷俗之弊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紙頃歲而下至有道處士迴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邈是其鄉人而爲此奏是又不然此文之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諡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仕于



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有此奏今  
 當易去蕭參政某奏請六字而改題云王通判明清揮  
 塵第三錄則為得之恃臭味相與不自外如此若更以  
 程北山所作誌銘編入則尤為全備也併幾垂照

攻媿集卷六十七

攻媿集卷六十八

書

宋

樓

鑰

撰

上宰相書

代叔父

某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蓋  
 其生育長養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窮冬沍寒萬  
 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于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  
 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枿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  
 其根芟餘潤猶未自絕于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



融液浸漬費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于衆卉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于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某官 弼亮兩朝經略四海巍巍勲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才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閣爲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匹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敢不投誠于造化而俟其生成哉某 受才最卑賦分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劇邑一佐邊郡

雖綿力不足以爲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自守庚辰之春仰干光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倅宣城方且自喜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罷之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之力大丞相秉化鑪于上枯者吹之使生肯使某 遂老于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蘖于今日而備用于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小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糜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

代人

天地萬物惟其時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然于卦  
言時必大其義用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  
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機而不及時以爲機卽幾也竊  
以爲不然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  
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機者似時而非也言機卽近于人  
爲氣象迫促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  
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  
自生天則付之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

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爲奇爲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  
天之于物尚爾而況于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  
欲以智力運元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  
時之當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芸于前者亦時也  
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  
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然後不煩智力  
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  
合此豈可以人爲求之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  
海之求于相公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



極化原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  
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爲者曩者猥叨龍虎榜之下  
陳則固已爲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知遇相公之欲  
提撕于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  
或非其時故某辱在泥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  
敢有求于相公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茲矣而某  
適在心制中杜門海嶠實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  
魂魄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非某之  
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云君相造命雖

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  
進之某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  
有不容自己者干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

代范孝隆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  
吾之心爲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預禹事禹豈無一席  
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也天  
下之飢何預稷事稷豈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  
心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



拯天下凡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也公卿世家爲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戶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爲仁人之心用夫已已立而人或未立己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某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學文章雅奧足以規姚姒謨謀忠嘉足以配皐稷領袖密參機政天子虛席而論相閣下其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勲業譽望爲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

偉具在史冊子孫以似以續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閣下閣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歆艷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閣下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負一意于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爲事然如閣下之爲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弓冶之餘而弗能修播穫之職顛沛流離而叫呼攀援于門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某



先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干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紹興中與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闕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爲命又皆困躓連蹇碌碌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達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而門戶衰落遽已至此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隴矣罷官三年固窮田里非曰絕意榮望顧當路未有爲之地者故不得已而爲此

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

世則曰太師魏公之曾孫也某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

之窮其少瘳乎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

位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爲往必得所欲何耶某應之曰

吾聞蔣公之爲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與魏公

相去四世巖巖相望如此某爲先丞相之子而沒沒不

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我者故今日之來索手

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德于不

報之所引手于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于世士之



歸心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上洪丞相書

代表兄  
孫公和

某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方二子之爲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徼福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然愛君合禮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逆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効小忠循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徇國建大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爲于時天亦媿之必

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戎馬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駟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奕蓄縮爲保家室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仗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時德望固已聳服夷裔而專對正辯又足以彈壓倔強不廷之衆故雖間關險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卒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烟火警誰之力也上天助順



佑我國家爲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昭可知  
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  
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爲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  
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  
而示爲善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  
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讒人罔極一斥不復  
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能抑其身而  
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  
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 某官

以顏孟之學負伊呂之才周旋外服而隆巖石之瞻翺  
翔華要而結兩宮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久至閱歲此古  
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顯望卒之覆金甌秉魁柄者丞  
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  
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于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  
天于此不爲無意也 某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  
先吏部 某早受忠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于尺牘先吏  
部流離兵火之餘故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  
之書藏弄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旣捐館舍 某雖無似



亦知寶祕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以獻有以見  
先世之契不爲不厚亦以少裨門下手澤之富比之掃  
舍人之門者猶爲有因也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  
鞏國勢于千載而衍家慶于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傳  
將不足爲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  
終于一郡人亦歎其餘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能少  
振于後宦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親垂白菽水  
不繼猶強自植立以苟升斗得官安陸困于遠次之官  
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攜孥累爲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

然喜懼之年惴惴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爲親榮者尤切  
切于中仰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興哀  
于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餘力一振于窮困之地則高  
誼絕俗寒士歸心某亦當摩頂放踵以効萬一九原有  
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閣下哀之

上趙憲書

代趙推

某聞疎不如親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曰瓜瓞曰葛藟親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  
三國而天下不以爲私人皆曰周以宗強噫宗故可以



爲強也宗而非賢其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  
焉天下不以我爲私乎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  
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廩  
務極隆異親親之道盡矣賢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  
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  
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因以益衆與  
寒雋並驅爭衡天子又搜舉其尤才能者擢寘周行授  
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 某官 以光明  
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

勁氣崢嶸沮乎金石間平之儒雅勉石之事業閣下誠  
優爲之在中爲鯁亮之臣在外爲循良之吏中朝士夫  
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爲稱首朝夕論思自此升矣激  
濁揚清顧爲閣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  
倘從州邑之吏視天族之可以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  
俾有以自見于世則親親之道賢賢之義足以仰贊朝  
廷之盛矣 某 疎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  
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已辛勤百戰  
始得一官爲寮于茲亦幾年矣廉勤自飭不敢少越規



矩之外以爲終身羞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  
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  
于進蓋未有當世明公以爲之引重也閣下按臨曳裾  
旅進天壤勢異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獻者誠以  
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矜憐倘引  
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于宗英  
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某之寸進有望矣故某平  
日之不敢爲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親望門下  
也古語有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于舉士之

際多以垂成爲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爲可惜然所以致  
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于閣下  
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代人

某聞念子桑之飢者有裹飯之仁憐范叔之寒者有綈  
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卹達則相引或  
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  
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  
旃之戲亦能封叔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爲美談寥寥高



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聲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興之功而獨于故舊之情尤為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道而振風教于千載之後也伏念某門緒衰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錄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連蹇絕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林待次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夫率皆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與為比痛念先君之後零

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進愈茫茫矣分奇才薄失于初計尚誰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然者賴有閣下使某不于今日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弦歌武城先君宰剡谿獲與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遇為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于此極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而某也微賤疏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未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嚮者閣下擁麾毘陵某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



之厚謂某為故人之子有惻然興憐之意今也某之窮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耳今日之進不為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于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幸甚

上宰相書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榿楠檜柏之屬不貴其拱把椽杙之用也生于陰巖絕壑中風雨之所浸蝕霜雪之所摧折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百年

而以為棟梁而不撓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為巨室者棟梁之外椳闌居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材之法焉若樸橄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于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蕪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才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



奇學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茹于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思有尺寸以見于世比仕東都自計司而爲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爲勞且穴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孱謬獲戾爲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搔腕太息知其冤而莫敢辨某亦不敢自明以速大何也坐廢田里于今五年堂有八十之母而闕旨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櫟之才而遭風雨

霜雪之所戕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于無用之地是大君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某官以不世出之才輔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夫于一舉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倔強不廷之國如鳳皇麒麟一出而鴟怪狐妖自然逃遁陰受公相之賜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猶孜孜以人才爲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也重念某孤危之迹屢玷大造而公相寵遇撫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栖栖如飛鳥之依人人將憐之而況公相耶噫某之此來則窮甚矣公相



遂收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以報門下今日棄  
之則遂將槁項黃馘與糞壤俱腐雖欲糜捐以爲門下  
用終不可得錄之棄之某之命懸于公相矣伏惟公相  
哀憐之干冒鈞慈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  
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幽閒秉操素知  
蘋藻之誠而某長孫某孝謹傳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爾

夫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爲有室遂成合  
卺之歡敢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渭陽慚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好逑蓋  
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某人素鍾淑質  
久嫻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彌甥不待東牀之選蚤荷千  
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旣無嫌于齊鄭傳之  
孫子俾弗替于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緒之因  
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維鵲有巢正欲  
資夫內助迨冰未泮深有望乎來歸方當相忘于江湖  
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雁幣之

恭令女素習婦功某男粗修子職既無嫌于齊鄭將永

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  
觀結縞九十之儀

內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敘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輿既情話  
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嫺姆訓從子粗習家傳  
了無耦鄭之嫌乃有齒任之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  
禮具存何妨三者之備官占云吉尚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爲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之託欣  
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某人詩禮素傳稔聞于父教而  
某女蘋藻是訓未習于婦容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



室有家之伊邇潘楊方睦當豫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將杭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從心猶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鼎之家某

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女幼疎姆訓未習組紉荷鴈

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

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又鄭府云既無齊鄭之嫌

漳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遊之相

遇況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懷歸養之思男女及時

幸勿愆于柔日幣帛將意媿不辦于多儀共存素風一

洗未習

季舅第三女許顧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某人秀出輩

流方謹詩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壺未嫻纂組之工既協

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

謹結縞之戒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某人素習婦  
 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某人粗傳家法適得五世鳳皇  
 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  
 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貽書臭  
 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況是太史公之  
 外孫某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家之女誠知鳳鳴之叶  
 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之門媿不盈于百兩願為有室

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遊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况一水之相  
 望宜兩家之台好命子蚤傳詩禮尙餘獨坐之儒風某  
女幼習組紉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叶鳳鳴之卜首勤鴈  
 幣之臨佳耦曰妣但覺門闌之喜色同聲相應尙何媒  
 妣之多言

次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叶吉茲諧嘉耦之求一



笑相過片言而決伏承 某人 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  
 而 某女 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  
 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禮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  
 勤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涑請婚陳氏書

潁川譙國均著聲稱孟公君卿俱為游俠相望千載之  
 下始諧二姓之歡 某人 柔婉有聞素嫺姆訓而 某 孤筴  
 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  
 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  
 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 某人 出鄆水之外家  
 遂歸于我而 某男 生台山之傳舍爰娶于吳既無非耦  
 之嫌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  
 二姓相求用徼福于東樓公之裔



攻媿集卷六十八

攻媿集卷六十九

宋樓鑰撰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燾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恩等皆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



不知爲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于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己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

詞視草摛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爲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祓裝褉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概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答

紹熙五年皇上踐阼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論大臣降一指揮尤爲盡善仰蒙



聖慈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爲天佑節內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卽再得內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僞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

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丞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啟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爲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于色外鋤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康廩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



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敝又慮人之議己也專爲蒙蔽杜絕人言仰賴陛下聖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溫詔博采芻蕘真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攷閱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爲諱陛下隆寬盡下高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尙此猗歟休茲臣等旣以

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于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于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足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真驚惕祇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



功妙集 卷三 吳鼎雲校  
我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為陛下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為言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跪謝而

退陛下踐阼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救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為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



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于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奎畫于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小瘡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藁于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

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園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為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祇應豈非為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事而肆筆匪頒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



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字也見義雲章  
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甲第八十人臣家  
衣冠實始于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祖宗宸  
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  
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  
上進上大悅賜以御札謂卷軸旣豐護持有道又書佛  
頂光明之塔以寵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已登

之樂石惟淨曇摹勒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藏而因仍七  
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臣僧宗印始盡摹而刻  
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于焉大  
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  
其藏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  
之所能盡也

恭題仁宗賜張中庸恤刑敕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敕書後止書日不知何帝特祕  
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祖中庸所藏仁



宗皇帝暑月敕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伸共理之良中庸爲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敕字別爲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聖文大小如一未有敕字絕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日子不同蓋以頒降遠近爲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

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旣臨溽暑方甚瞻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羸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繫繫之所竝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畫



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剋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  
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  
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  
恤刑遂爲定制真宗大中祥符仁宗慶歷皆有詔旨而  
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敕書實本朝之  
家法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爲念肆我主上當盛暑時臨  
軒疏決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  
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  
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恤之恩又益廣矣鈞

蜀人也禔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于職朝譽  
藹然力求外補今爲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  
之敕書宣揚德意于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冤如在  
畿甸真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  
孫端禮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璽  
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昭陵他刻正用此印臣尋  
攷之其字曰籙蓋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



以爲錄字爾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宮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嘗預修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絕無而僅有有則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齊公叔充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賢行真

可以信後世矣三子決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之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孫剡夫與其子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歎累朝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槩竊攷印章左曰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昭陵多用此印退傅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銜中無職守養高故第中三數十年非



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得其書丹也刻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爲開化尉奕奕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烟俱入長算時四明沈公括帥鄜延閱月纔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嘗恭覩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

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



功如集 卷之十一 吳鼎雲校  
遭時多艱不得躋時于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于干戈  
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褒然舉首可謂不負微  
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  
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  
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  
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  
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真卿

得其筋而失于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  
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  
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藉態度  
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  
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禊序  
于青縉中雖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藍  
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  
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  
遭兵燬遺刻猶有存者茲焉恭覩簽書樞密院事紹節



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照耀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  
再拜書于左方歸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冬甲午  
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旣已竣事知宮事高士  
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  
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  
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  
師復生誠不爲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

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  
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虛靖之仙去  
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  
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又親  
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貞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  
祿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  
登九五矣太宗于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于仁



義之治興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癡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爲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衰亂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鑪義鞴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

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僞齊尙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覩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表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



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  
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  
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  
劉蕡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  
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既就逮瓘以  
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  
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

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皇聰察  
僅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  
爲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栢琰  
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琰擲之至百皆然未幾欽宗卽  
位召歸而瓘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  
對賜以名方猶傳于世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  
爲郎瓘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爲臣家壻故得聞其  
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達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阼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月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于行在所射殿時敵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衰然爲舉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

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爲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爲祕書省正字尋以

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己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于內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于達能繼世科恪守家法仕爲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鑰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旣傳于外得爲私藏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爲家寶也其爲達識之臣鑰再拜聳觀歎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



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出全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代真儒魁天下今賢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爲希世之遇雖夏之珣戈商周鼎彝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旣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

娛始爲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字張嶠校中庸篇高閱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閱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



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萬幾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爲萬世法時趙鼎爲左僕射例得墨蹟爲家藏仍摹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達旣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鳶飛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于此應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十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旣成住山妙珪求記于臣嘗旣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孝宗所書真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禪悅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



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  
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臣謹齋祓書于下方以詔後  
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四朝盡瘁  
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  
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洪惟太上皇帝  
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  
言炳然亦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爲兒時

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預  
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觀迎請圖丹青煥  
爛賦篇瞻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  
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  
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  
蹟過于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  
尙有取于斯焉







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  
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  
判優劣豈爲知者道耶

定武修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  
名帖心顧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  
疾在腠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浯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潛詩嘗

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醉臥古藤下未  
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  
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于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  
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爲浙河東西冠  
嘉遜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  
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鑰不肖願與邦人訪之  
聞于州于部使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



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為  
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  
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尚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恂恂  
如鄙人此所以為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宦游  
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舊讀坡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互相映  
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槩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傅修期薦伯儒  
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



詩頌挫清厲有壯士橫槩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  
修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坡圖

徐君傲睨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同彭澤令少日便賦  
歸而三徑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碌碌  
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茲來佐  
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甓城牖門疏河建隆梁以為此

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康曾適為監征叩其家  
世始得碑銘而讀之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  
陽之奇畫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  
紅視髻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藉于水也香圓  
垂之空中而敷華結實可謂異事此理殆未易致詰輕  
下注腳卻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劔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環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烟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爲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過余曰

漫仕三年不逢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勝詞翰盈巨軸  
以此西歸賢于薦書遠甚余頗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  
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爾君之歸似晚矣他  
日有客道南蘭陵捨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  
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父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  
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于後參政一代偉  
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于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



以還世有隱德遂爲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  
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湯淮流寧有旣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陵從丁  
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于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  
之以爲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  
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也盤誥詰曲聲牙商周皆然其  
他訓誥誓命之文初不相遠者商頌雖止五篇求其體  
製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于此

耶古人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款  
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  
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  
蓄爲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忠  
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  
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  
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



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別圃有句云中原戎馬場故國虎狼窟言歸成默傷念之中心慄鑰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

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爲裴相國與黃蘗禪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憲一本訛獻攷宋史趙挺之傳諡清憲與趙抃異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鑰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于治親擢公爲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于諸公中讒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尙有賴焉使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爲之感涕



跋戴伯與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埳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  
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  
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穰侯久擅關中政  
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  
蓋用其語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  
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  
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子嗜書如嗜芟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杼山先  
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祕寶之鑰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  
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爲護持焉謹帛其緘而  
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灣山自撰墓誌

灣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  
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故晚  
歲見道不及此尙何疑于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

寅祥符五年敕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餼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爲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于此非徒爲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爲誠齋之子也筆力駿駿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于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廚之言爲適中然則何取于此嘗感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 鐫 蓬萊山詩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澈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



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  
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鑰在郡庠直舍時薛君文老以近鄰相過出杜祁公草  
書雲詩嘗跋之云歐陽公答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  
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詫當  
時薛君所藏詩雖出于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  
公二寶君得其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鑰備員救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  
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  
所痛也嘗爲伯順求先銘于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  
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法得其  
藁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鑰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  
纔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  
徧閱字書攷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于書無不讀耽  
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  
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



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攷無差者併爲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于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

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壻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勲本政書最爲有志于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于農凡出于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爲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旣就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于書陳



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為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說以俶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于施用為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

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于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子人以為不可溫顏茲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緘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錄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談載騎省螭匾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彥  
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蹟何  
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擊不  
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  
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  
法反以端直姿媚售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頓盡但可  
爲知者道耳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書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

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爲之  
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爲工晉卿  
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狨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  
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灑水浸碧  
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  
舍天際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



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右離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爲三等第十八建炎中金兵至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爲同年生其孫澥與鑰同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熙改元始得傳錄以篤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諒闇貢闈旣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焦竟

不及祿而劉遂爲近臣是書大略與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終榜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旣無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纔二十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于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解職糾彈秦公觀掌牋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于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齎志而歿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哀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貳卿爲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謂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閒居好與諸禪遊

佛曰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爲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勝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曰從之游如裴迪之



在朝川兩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泊然如  
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  
物自嬰而官業井井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于江湖  
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  
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爲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  
皆是悟門愛其金絨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  
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  
爲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祇留平楚  
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

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  
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  
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  
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  
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  
雅謔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  
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  
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與友婿  
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炯然自以為中  
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為憂  
忠肝義膽不徒因事而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  
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為圭璋余則曰雖不可為圭

璋要可寶也于此書亦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幅大似  
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為文  
湖州耶

薄薄酒二篇

兩頭纖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  
薄薄酒後作者寢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



機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  
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  
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  
字卽此圖也與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  
二百首而龍眠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公以文受知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守真定公

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  
子竇學公以下護喪間關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  
于道其爲人可知鑰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  
甃堅緻中爲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爲小洞三若品字  
洞中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  
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猶  
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伸二帖稱歎如許欲得名章



政妙集 卷二 朱攸校  
俊語爲定山中故事求新詩以矜式此翁豈輕爲許可者耶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媿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媿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  
有以孤生薦于鄉歷求裹糧于親故終不滿千錢憤且  
慙挂錢于城門矢之曰我且顯當徙族以去已而果然  
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  
士有因此約而成名他日得志必益思有以媿吾之俗  
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  
一變至道當于此乎取何止爲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  
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  
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  
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  
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  
時鑰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醜賞殊渥迎勞境上



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  
卽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爲右史又久之僅遷  
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祖  
宗之大烈敵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爲犒軍  
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旣登從班典銓續  
綸封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夕郎  
攝大天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爲  
真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  
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敘賀版如

織有客歷敘奉使大節旣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  
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直典  
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  
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  
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  
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  
遂不全嗚呼摠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于此書尙  
有攷焉



第 35325 号

平成 3.11.22

|     |     |
|-----|-----|
| 聖和學 | 928 |
| 園短大 | 3   |
| 図書館 | 18  |

玫瑰集卷七十

玫瑰集

卷七十

三朱攸校



|   |   |   |   |
|---|---|---|---|
| 子 | 子 | 子 | 子 |
| 子 | 子 | 子 | 子 |
| 子 | 子 | 子 | 子 |
| 子 | 子 | 子 | 子 |

印



